

## 诗 绪

## 致夏天

□ 杨军

你就这样漫过我的高铁  
路过我的窗前，宛若月光  
爬上我的眼睑

我就这样幸福着你的和谐  
坐上复兴号的梦幻翅膀  
眺望你的身影  
恰如轨道旁那一棵开花的树

夏天啊，你是  
披着盛装的唐诗宋词，用  
雷暴雨打湿我对故乡的思念  
宛若断桥烟雨  
宛若七月淬火赤红的容颜

夏天啊，我是  
明媚中虔诚的倾听者，倾听  
你的话语，恰如倾听夜莺  
倾听一声蝉鸣  
那是谁拨动的琴弦那般悠扬  
那般婉转

也许，我还  
应该舀一勺夏夜银辉  
掬一碗夏雨  
拌进高铁碾过石砾的协奏曲  
浅酌，或者醉去

## 紫塞长城

□ 黑牙

土壤是紫色的  
草叶、柠条是紫色的  
一往无前的阳光是紫色的  
因此，在黄昏时分  
这些缄默的城墙  
会裸露出紫色的肌肉和骨骼  
裸露出一道道  
风雨不能抹平的  
紫色的疤痕

我相信这些紫色  
并非岁月的锈迹  
并非泻落的晚霞  
甚至也同遥远的撕杀声无关  
这些犹如风铃草般  
漫溢在大地上的紫色  
是时间重新愈合的痕迹  
是服从了命运的安排  
却是改写了一段历史的  
一卷散落的帛书



有宋一代，欧阳修都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峰。论政，他为官一直做到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、太子少师；论文，他诗词散文卓然一家；论史，他修订《新唐书》，自撰《新五代史》；论慧眼识才，他拔擢了苏轼、苏辙、章惇、曾巩、曾布、张载、程颢……

然而，从宋英宗治平年间开始，欧阳修就多次请求“归田”，辞归一直断续了五六年，才得遂所愿。泛舟颍州西湖，欧阳修一派怡然——“玉盞催传，稳泛平波任醉眠”；也不免孤寂——“笙歌散尽游人去，始觉春空。垂下帘栊，双燕归来细雨中”……剩下的，惟有酒盞茶瓯。

## 酒盞茶瓯伴归田

□ 蜀水巴人

有宋一代，欧阳修都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峰。

论政，他为官一直做到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、太子少师；论文，他诗词散文卓然一家，堪为一代文宗；论史，他修订《新唐书》，自撰《新五代史》；论慧眼识才，嘉佑二年（1057年）他任礼部贡举主考官，拔擢了光耀千古的“龙虎榜”：苏轼、苏辙、章惇、曾巩、曾布、张载、程颢、吕惠卿……一榜新进士，齐聚欧门，成为大宋文坛政坛耀眼的明星。

宋神宗熙宁四年，六十五岁的欧阳修终于获准致仕，退居颍州（今安徽阜阳）。仅仅一年之后，欧阳修便溘然长逝。此前，在等待皇帝批准退休的“在岗”岁月里，欧阳修已经开始写作《归田录》。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？”陶渊明曾经的感叹击中了欧阳修的心扉，心有戚戚焉，“归田录”用作书名，倒是可以看作时隔六百多年，欧阳修对于陶渊明的某种致敬。

诗酒流连曾经是欧阳修入仕之后的常态。叶梦得记录欧阳修在扬州平山堂夜宴，乘兴挥毫：“把酒祝东风，且共从容……今年花胜去年红，可惜明年花更好，知与谁同。”寥寥数语，醉态、狂态均具。苏轼说自己的老师很有酒量，“盛年时可以酣饮百盞”，与酒友梅圣俞一样的量。但是，欧公不敢招惹张安道，此人和刘潜石曼卿一样，只要端起酒杯，只管痛饮，没底。果然如苏轼所言，在《归田录》中，欧阳修如实记录了自己去梅圣俞家里“蹭酒”。“余或至其家，饮酒甚醇，非常人家所有。”欧阳修追着老友梅圣俞刨根问底，却原来，梅家的酒是皇亲送的！而皇家亲贵中有喜欢梅圣俞诗的，居然肯出数千钱购得一篇。尽管如此大才，梅圣俞终其一生却觅不得一个馆职。写喝酒，写酒友，其实是在为梅圣俞的怀才不遇打抱不平。

宋代士人诗文可以变现，书法作品同样也可以换钱。苏轼有一个朋友叫韩宗儒，此人贪嘴无度，而囊中空瘪。当时羊肉是贵族食品，想吃没钱怎么办？这难不倒韩宗儒——他隔三差五就去找苏轼，请求苏公给写一幅字儿。拿到书帖，墨迹未干，立马就去“换羊肉数十斤”。后来，黄庭坚把韩宗儒的小把戏告诉了苏轼，苏大笑，决心戏弄一下韩宗儒。等到韩又来求字时，苏轼传话“本官今日断屠”。可见，梅圣俞诗，苏轼的字，在当时那是可以当做“硬通货”来流通的。

在《归田录》中，欧阳修多次写到了茶。他写腊茶产地，写草茶产地，写团茶的制作。尤其详细记录了蔡襄制作贡茶“小团”，“其品绝精，凡二



十饼重一斤，其价直金二两。”形状，“缕金花于其上”；难得，“中书、枢密院各赐一饼，四人分之”。身为枢密副使，欧阳修也分得四分之一饼小团——这个源于亲历的记录，对于宋代团茶的流变发展，极具史料价值。

作为宋廷高官，《归田录》里有相当一部分，是欧阳修日常的官场所历见闻，因而，《归田录》倒是可以看作北宋“老干部回忆录”。写北宋西昆体诗歌代表杨大年，每当要写文章时，就和一帮子门人下棋喝酒赌博。杨大年一边“语笑喧哗”，一边刷刷点点，飞笔记下一个个小字条，再让手下照条誊录。一时间，只见手下人忙得赛似陀螺，而数千言文章即在杨大年的“嬉闹”之中写成。写寇准办公之余突然想起一联，“水底日为天上日”，寻思下联不得。正此时，杨大年前来汇报工作，寇准让杨先“对了子”再说。杨大年真是急智，立马对出“眼中人是面前人”。对此，欧阳修评价为“的对”。这一桥段，应该是北宋宰相府里的“办公室故事”。“朝廷之遗事，史官之所不记，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，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”，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的自序，标榜只是一部闲书。可是，字里行间，哪里又是闲书！

至于书中《卖油翁》这个故事，人们耳熟能详。故事主人公陈尧咨，实有其人，他是宋真宗咸平三年状元，文人掌军，先后担任过数地节度使。也许，在欧阳修看来，无论为政为文为武，统统不过是“惟手熟耳”。

欧阳修早年丧父，其母用荻杆（芦杆作笔）教他读书写字，留下了画荻教子的佳话。步入仕途之后，因“庆历新政”等缘故，屡遭政敌攻击。曾经弄得满城风雨的“盗甥案”，令欧阳修身心俱疲。“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”——官场的险恶，逼得欧阳修终究做成了一个“醉翁”。

从宋英宗治平年间开始，欧阳修就多次请求“归田”，辞归一直断续了五六年，才得遂所愿。泛舟颍州西湖，欧阳修一派怡然——“玉盞催传，稳泛平波任醉眠”；也不免孤寂——“笙歌散尽游人去，始觉春空。垂下帘栊，双燕归来细雨中”……剩下的，惟有酒盞茶瓯。

后人评价他致仕，“前辈挂冠后，能从容自适，未有若此者”——“曾是洛阳花下客，野芳虽晚不须嗟”——繁华远去，归田恬然，只有到了这个境界，大约才能见出人的真性情。



## 夏赏牵牛

□ 孙克艳

马路边那片荒地上的牵牛花又开了，青翠的藤蔓攀着周遭的树木和杂草，于荒芜中绽放成绚丽的画卷：有娇媚的粉色，有纯粹的白色，有忧郁的蓝色，有艳丽的红色……

这片荒地上的牵牛花，总是从初夏开到深秋。虽无人打理，却遵从时令，开得率性而喧闹，不畏风雨，不畏他人的目光；一年又一年，像是遵守某个约定，执着地坚守着足下的土地。为那片繁杂的荒地增色，并绚烂了路人的眼眸。

凝望那片流溢的风景，那些青翠的枝蔓上擎起的多彩喇叭，让人心生喜悦与昂扬，觉得一天都是愉悦的。

人说：“秋赏菊，冬扶梅，春种海棠，夏养牵牛。”因而，于骄阳似火的夏日里，看着那一片片、一簇簇繁盛蓬勃的牵牛花，当真是件欣慰的事。

牵牛花，是最普通的花。寻常巷陌，田间地头，篱笆墙上，总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从炎炎夏日，到清爽深秋，它们斑斓的色彩，朴实的花朵，错落有致，总是蔓延成一幅生动的风景。

在乡下，似乎没有人特意去栽种牵牛花。大约是因为那喇叭一样的花儿，说不上稀奇，更谈不上尊贵吧。田地里，菜园旁，水沟边，杂草丛中，总能看到它们的身姿。不知是谁在那里洒下了它们的种子，也许是风，也许是雨，也许是鸟儿……只要一场春雨，牵牛花就破土萌芽了，不娇贵，不矫情，就像它深深扎根的土地一样朴实。心形的叶片，婀娜的藤蔓，是它未开花时的模样，在绿色的海洋中，毫不起眼。但它若连成一片绿色的海，密织成一面碧色的墙，便让人心生欢喜，只想在暑气浓烈的夏日里，一头扎进那片葱茏的绿意里。

等到一开花，各样色彩的牵牛花，像一朵朵被吹响的小喇叭，欢欣鼓舞地吹奏起生命的赞歌，纵意而张扬，尽情地释放它的美丽和芳香。每一朵花都在欢歌，每一朵花都在尽享那短暂的灿烂。你来或不来，你见或不见，它都要开放，分秒必争，不肯错过花期的一时一刻。接连绽放的牵牛花，一朵又一朵，是欢歌的连续，也是生命的绵延。

我想，那一面面绿色的旗帜，那一扇扇绿色的墙壁，那一汪汪绿色的瀑布，和点缀于其上的妍丽的牵牛花，一定在无声地呐喊：开得再灿烂一些吧，开得再明媚一些吧！只有如此，才不辜负一年的等待，才不枉走这一遭。于是，等到太阳偏转，不久前还在怒放的小喇叭们，便悄悄地收敛闭合，毫不眷恋地谢下枝头，为下一次开放积蓄能量。

这样的花儿，谁不喜欢呢？这样的姿态，谁不欣赏呢？遵从自然的规律，遵循生命的乐章，既有沉寂的期待，又有飘丽的绽放，还有从容的谢幕。如此，便是圆满。

小小的牵牛花，不仅带给我们异样的景致和欢愉，还引人深思，关于生命，关于时光，关于气度。